



卧龙生真品全集

岳小叙

（台湾）卧龙生 著

中



卧龙生真品全集

岳小钗

中

(台湾)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易容乔装客·····	(441)
第二十二回	失先机出禁宫·····	(464)
第二十三回	两败俱伤·····	(488)
第二十四回	侠女多情·····	(510)
第二十五回	巧获秘录·····	(534)
第二十六回	同甘共苦·····	(558)
第二十七回	断魂崖生死斗·····	(580)
第二十八回	以剑代箫·····	(605)
第二十九回	恩情困佳人·····	(622)
第三十回	老姬图敛财·····	(649)
第三十一回	虎落平阳·····	(672)
第三十二回	明查暗访·····	(695)
第三十三回	随机应变·····	(715)
第三十四回	制强敌探虎穴·····	(741)
第三十五回	袭敌得心应手·····	(760)
第三十六回	挥军破敌巢·····	(782)
第三十七回	少林弹指神功·····	(805)
第三十八回	一言九鼎·····	(825)
第三十九回	万里追踪·····	(850)
第四十回	情关难破解·····	(870)

第二十一回 易容乔装客

进入禁宫之人，无一人带有食用之物，谁能够在数日夜不进食物的僵持局势中，善自保持体力，谁就在自然中，掌握了最后获胜因素。

是故，沈木风坐上轮椅之后，心中十分后悔、懊恼，端坐在轮椅之上，闭目养息。

萧翎望了沈木风一眼，道：“阁下怎么坐着不动？”

沈木风冷冷说道：“宇文寒涛踏动这轮椅上机关之时，在下恰好分心旁观，未曾留心到他是踏在何处。”

萧翎缓步行了过去，在那轮椅上踏了几脚，那轮椅仍是停在原地不动。

沈木风缓缓站起，道：“看来咱们只有在这里等那宇文寒涛了。”

就在他站起身子之时，无意中触动了控制轮椅的机关，那轮椅疾快回驰过去。

沈木风还未完全站起身子，轮椅一动，不自觉的又坐了下去。

那壁间石门虽吃沈木风飞杖重击破损，但机关却未损坏，只见沈木风 and 那轮椅疾快的冲入了壁间石门之中，石门立刻又自动关上。

金花夫人望着那关闭的石门，似问萧翎，又似自言自语地说道：“不知那石门之内是否有开启这石门的机关？”

沈木风不在眼前，萧翎不再顾忌，接口说道：“那石室之中，

应该是有控制这石门开关的机纽，只是他们无法找到罢了。”

金花夫人嗯了一声，接道：“那宇文寒涛究竟是故意隐入石室中不肯出来呢？还是被困在了石室之中？”

萧翎道：“这个很难预测了，不过，那宇文寒涛如是故意的隐藏在石室中不肯出来，沈木风进入石室，他就有得苦头吃了！”

金花夫人道：“如若这两人都被困在壁间密室中，难再出来，咱们只怕是也难生出禁宫了。”

这问题，只问的萧翎心中大为震动，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不论何等高强的武功，都不能生活在禁宫之中，除非那人真到了滴水不进的神仙之境。”

金花夫人道：“那只是因为没有食用之物，如果要是食可用，是不是可以常年生活在这禁宫之中呢？”

萧翎道：“此地空气流畅，并无沉闷之感，如有得食物可用，我想住在这禁宫中三五年，亦非什么奇事。”

百里冰心中暗忖道：这女人怎么搞的，老是找我大哥说话。当下举步而行，站在金花夫人和萧翎之间。

金花夫人既不知那百里冰是女扮男装，哪里会想到她的用心，望了百里冰一眼，回头对唐老太太道：“如是那沈大庄主被困在石室之中，唐夫人有何打算？”

唐老太太道：“老身之意，多等他一会，再作决定。”

金花夫人知她心中有所畏惧，不愿说出内心之言，微微一笑，又道：“唐夫人想等多少时间呢？需知咱们未带食用之物，离开禁宫之时，只怕还得耗去甚多体能，等的时间不能太久。”

唐老太太双目神凝，盯注在金花夫人脸上瞧了一阵，道：“如若那沈大庄主被困石室，百花山庄中近千的高手，不知要拥护何人，继那庄主之位？”

几句话问的极是突然，只听得萧翎和金花夫人同时为之一怔。

萧翎心中暗道：我自离开百花山庄之后，那藏居上千武林高手的百花山庄，不知是何情况，金花夫人是何等桀骜不驯之人，不知怎的竟会留在百花山庄之中，唐老太太更是一派门户之长，竟然也甘心为那沈木风所用……

心有所思，凝神倾听。

只听金花夫人说道：“阁下之见，哪一个能继那沈木风接掌庄主之位？”

唐老太太轻轻咳了一声，道：“那周兆龙非栋梁之才，绝难继那沈木风出主百花山庄……”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单宏章虽是那沈木风的嫡传弟子，但他年纪太轻，难当大任……”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成，看来是只有你唐老太太，可以承当此一大任了。”

唐老太太冷笑一声，道：“我看沈大庄主对你金花夫人不错，参与机要，随身偕行，将来承继他庄主之位，那是非你莫属了。”

金花夫人冷笑两声，似要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道：“唐夫人，看来你对我是怀疑甚重？”

唐老太太道：“在百花山庄之中，那是很难找出一个可信之人。”

金花夫人淡然一笑，道：“四川唐家，在武林中独树一帜，和江湖诸大门派分庭抗礼，不知你何以会甘心留在百花山庄？”

萧翎心中暗道：这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的答辩之言，都是我想知晓，而又不能相询的事！

只听那唐老太太说道：“我唐家一门老幼数十口的生死，都在那沈大庄主的掌握之中，老身不忍让唐家一门，在我手中死绝，那只好听他之命，受他差遣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夫人是自愿留此为那沈大庄主效劳？”

金花夫人道：“沈木风虽然也在我身上下了毒，控制了我的

生死，但这还不是我留在中原的重要原因！”

唐老太太道：“那你为什么留在这里？”

金花夫人咯咯大笑一阵，道：“我留在中原，是为了想帮我兄弟一个小忙！”

唐老太太道：“你有兄弟，留在中原吗？”

金花夫人笑道：“我没有亲兄弟，可是有一个干兄弟啊！”

唐老太太道：“你那位干兄弟是什么人？”

金花夫人咯咯笑道：“太大有名之人，可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唐老太太接道：“我瞧没有什么关子好卖，快些说出来吧。”

金花夫人脸色一整，道：“就算你告诉沈木风我也不怕，我那位兄弟名叫萧翎。”

唐老太太道：“萧翎，一度是那百花山庄三庄主的萧翎吗？”

金花夫人点点头道：“不错。”

唐老太太道：“老身见过他，他亦是目下唯一敢和沈木风堂堂正正为敌的人。”

金花夫人笑道：“是啊！我那位兄弟，侠骨铁胆，自负着绝世武功，沈木风见了他也有些头疼，就是一样不好，长的太过好看了，女孩子瞧到他，大半是难主芳心，听说唐三姑娘和他有过一段往来，是吗？”

百里冰心中暗暗骂道：你胡说，我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但闻唐老太太说道：“相识而已，谈不上什么来往。”

金花夫人突然一收笑容，说道：“如若萧翎突然在禁宫之中出现，和那沈木风打了起来，你要如何自处……”

唐老太太接道：“那萧翎，既是不会突然在禁宫之中出现，老身也用不着花心思这件事了。”

金花夫人道：“那萧翎无所不能，说不定他已进入禁宫，就站在咱们附近。”

唐老太太虽然明知那金花夫人，说的玩笑之言，仍是不自主的四顾了一眼，道：“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了。”

金花夫人咯咯大笑，声震四壁。

唐老太太被她笑得莫名所以，忍不住问道：“你笑什么？我说的哪里不对了？”

金花夫人心中暗道：这萧翎身份，此刻还不能告诉她。

心念一转，微笑说道：“贱妾怎敢取笑你唐老夫人。”

且说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笑的放浪形骸，心中大觉不适，暗道：这女人笑的如此放荡，定然是淫邪人物，不能让大哥和他站的太近了。

牵起萧翎的手，行到石室一角。

她这奇怪的举动，不但瞧的金花夫人大感奇怪，就是萧翎也被她弄的莫名所以，低声道：“冰儿，这是干什么？”

百里冰溜了金花夫人一眼，道：“我讨厌那金花夫人的笑声。”

萧翎微微一笑，暗道：原来如此，那金花夫人确然是有些形骸放荡，不拘小节，想她是生长苗疆之故，没有咱们中原礼化教育，但既然行到这敞厅一角，也该找些事情做做才是。于是行近石壁，伸手在壁间按去。

原来，他怕那金花夫人揭穿内情，感到难看，故而做出一副若有所见的姿态，伸手在壁间敲打。

须知世上事，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那宇文寒涛四面查看，不停的伸手在壁间拍打，就是无法找到壁间安装的机纽，这萧翎无意间伸手一拍，却正好击中。

只觉壁间一软，裂开一个半尺见方的石门，石门内垂着一个玉环。

这时，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一齐围拢了过来。

萧翎心中暗道：这垂下的玉环，不知有何作用，便伸手一

拉。

只听一阵轧轧之声，似是整个敞厅，都在开始动摇。

萧翎双目神凝，暗作戒备，如若这敞厅真的有了危险，自己就凭借内力，挡它一阵，先让三个妇道人家，逃出险地。

哪知，事出意料，一阵轧轧的响声过后，眼前的景物，忽然一变。

原本是一面平滑的石壁，此刻，突然间现出了一个可容两人并肩而行的甬道。

萧翎回目望去，只见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都为之目瞪口呆，望着那甬道出神。

显然，这石厅中诸多变化，巧妙的机关，使人有着眼花缭乱之感。

萧翎看那甬道深入丈许左右时，就折向左面转去，当下说道：“在下进去瞧瞧，三位请暂在厅中等候，听到我招呼之言，再进入甬道不迟。”

百里冰道：“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金花夫人听得怔了一怔，暗道：这人言词神态，无不透着浓重的脂粉气，定是女扮男装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不自觉地问道：“你是金兰？”

百里冰不知谁叫金兰，但见金花夫人两只眼睛，盯着自己瞧着，心中大是不满，冷哼一声，道：“看什么？”

萧翎生怕两人动手打了起来，急急一拉百里冰，向甬道之中行去。

但闻金花夫人说道：“如是金兰、玉兰两个丫头，怎敢对我如此无礼，不是那两个丫头，定然是岳小钗了。”

这时萧翎和百里冰刚刚折向右面，只见两侧壁间每隔五尺左右，就嵌上一个宝珠，虽无火烛照明，但厅中之光曲射而入，宝珠映辉，隐隐可见景物。

百里冰低声说道：“大哥！岳小钗这名字好熟啊，好像听人说过。”

萧翎道：“她在武林中大大有名，你自然听人说过了。”

百里冰微微一笑道：“哼！那金花夫人把我当岳小钗了。”

萧翎心中一凛，暗道：这女娃儿胸难容物，此时又无暇给她解说内情，只有暂时骗她一下，当下说道：“中原武林道上，有谁不知岳小钗，小兄自然是见过了。”

百里冰心中释然，道：“原来如此，看来岳小钗也不算什么人物了。”

萧翎道：“为什么？”

百里冰道：“那岳小钗是一位女子吗？”

萧翎道：“不错啊！”

百里冰道：“那金花夫人既不知我真正身份，却知那岳小钗可能和你同行，竟把我误作了岳姑娘，哼，我才不像那岳小钗一样随便。”

萧翎听她言语之间，伤到了岳小钗，心中大是不安，但又觉着解说起来麻烦的很，只好含含糊糊的哼一声，应付过去。

这时，两人已经走到了甬道尽处，萧翎举手一推，一道石门，应手而开。

萧翎晃燃了火折子，流目四顾，只见眼下似是一个书室的布置，旁侧琉璃灯中，余油可见。

燃起灯火，室中突然间明亮起来，只见一个石案后，木椅上，端坐着一个长髯飘飘，面目十分慈祥的老者，闭目微笑，形态如生。

但闻步履声响，回头望去，只见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先后进入了石室。

萧翎望着端坐的老者，心中暗暗忖道：此人不知是不是箫王张放？

此刻，他心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设法找到那箫王张放，希望能探知一些玉箫郎君的武功路数，三月后断魂崖底之约，也好助那岳小钗一臂之力。

只听金花夫人道：“唐夫人，这人可是箫王张放吗？”

唐老太太道：“那箫王张放人中间有一颗黑痣，此人如若有痣，那就是箫王张放了。”

萧翎心中暗道：我实在笨的很，那唐老太太适才在厅中还说起箫王张放，怎么我就记不得了。

凝目望去，只见那老者人中处一片平坦，并无黑痣。

萧翎呆了一呆，自言自语道：“这人也不是箫王张放。”

这本是他心中之言，但在一急之下，却不自觉的讲了出来。

这时，金花夫人已仔细观察出那百里冰确是女扮男装，但却无法认出她真正的身份。

目光转去，发现石案下一个抽斗，未曾关好，心中突然一动，举步一跨，绕过了萧翎和百里冰，双手抓住木椅，移开了那长髯老者的尸体。

百里冰心中对金花夫人，本就不好，看她抢先而上，似有所图，不禁心头火起，冷冷喝道：“不要动！”呼的劈出一掌。

金花夫人心中暗道：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但却娇气凌人，接她一掌试试。

心中念动，右手平平伸出，硬接了一掌。

一掌接实，两人同时感觉右臂一震，竟是平分秋色，不相上下。

两人同时在暗中忖道：这人武功不弱。

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接下一掌之后，仍然站在原地不动，心中大怒，放下手中的木盒，欺身而上。

她动作迅快；萧翎竟没能及时劝阻。

金花夫人心中已知遇上了劲敌，丝毫不敢大意，全力对敌。

百里冰一路抢攻，招招都击向那金花夫人的致命所在，但一连攻出了十二招，却被那金花夫人化解开去。

萧翎本想劝阻，但见百里冰对金花夫人积下的成见很深，索性让她发泄一下，等双方打入险恶之境，自己才出手劝架不迟。

他心中有此一念，就袖手旁观起来。

百里冰一轮急攻过后，金花夫人突然展开反击，掌指并出，招术诡奇凌厉。

金花夫人的攻势绵连，一口气攻出了十五掌，仍然是不肯停息。

百里冰在金花夫人这一阵绵连的急攻之下，没有还击一招。

萧翎眼看金花夫人攻势不肯停息，而且百里冰似是无法在几招之中扳回劣势，自己如若再不出手阻止，百里冰很可能会伤在金花夫人手中。

心念一动，突然侧身而立，右掌一挥，幻起了一片掌影，挡住金花夫人的攻势，道：“住手！”

金花夫人应声而退，疾退了三步，道：“你是萧兄弟吗？”

萧翎一伸手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道：“区区正是萧翎。”

唐老太太若有所悟地道：“啊！萧大侠，老身早该想出是你才对！”

萧翎微一欠身道：“在晚辈记忆之中，唐老前辈和那沈木风是处在敌对之中，想不到，人事变幻，数月不见，老前辈竟又和那沈木风联手合作了。”

唐老太太听了萧翎之言，黯然叹息一声，道：“非所愿也，然却不得不尔。”

金花夫人道：“唐老太太一门数十口的生死，都控制在那沈木风的手中，如若唐老太太不接受那沈木风的要挟，四川唐门即将永远绝迹于江湖之上了。”

萧翎道：“沈木风手段恶毒，这也难怪唐老前辈。”

唐老太太接道：“虽然我唐家满门生死，被那沈木风控制在手中，但老身也不愿久处控制之下。”分明是言未尽意，但却突然停口不言。

金花夫人望了百里冰一眼，道：“兄弟，这位姑娘是何许人物？”

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道：“唐老太太、金花夫人，都不是外人，你擦去脸上炭灰，以真正面目和她们见见吧！”

百里冰道：“这禁宫之中，再无炭灰，我如洗去了脸上积尘，那就无法再复原状了。”

金花夫人道：“这位姑娘既是不愿以真正面目和我等相见，萧兄弟，请告诉我等她的真正身份。”

百里冰道：“别告诉她。”

萧翎心中暗道：她自幼在父母宠爱之下长大，为所欲为，养成这副暴躁性格，如不设法杀她的火气，不知要为她得罪多少人了！

心中念转，口中缓缓说道：“冰儿，金花夫人对为兄，有过数次救命之恩，如若无她相助，大哥我早就尸骨已寒了……”

金花夫人咯咯大笑，道：“兄弟啊！你说的太客气了。”

百里冰看萧翎说的郑重，果然不敢再任性施为，当下默默不言。

萧翎望着百里冰，道：“在唐老前辈和姐姐面前，兄弟也不必再隐瞒了，这位姑娘乃是北天尊者之女，百里冰……”

金花夫人啊了一声，道：“原来是北海冰宫的公主。”

百里冰听得萧翎说到那金花夫人，数度救他性命之后，心中本已暗作打算，不再给她难看，但见她娇声媚气的笑容、姿态，不禁火气又来，当下冷冷说道：“是又怎样了？”

金花夫人淡然一笑，目光转到了萧翎的脸上，道：“兄弟，姊姊不得不佩服你了……”

萧翎知她下面之言，必然十分难听，急急接道：“在沈木风的身前，小弟不得不装作和两位不识之状，如有开罪之处，我这里先谢罪了。”说完抱拳一揖。

金花夫人仍然接口说道：“你能化装成一个工人，混入防卫森严的山谷之中，进入禁宫中来，这种智慧、豪气，不能不叫人佩服，天下武林同道，推崇你是唯一能抗拒那沈木风的人，果然是不会错了。”

唐老太太接道：“那沈木风天不怕，地不怕，当今武林人物，没有一人能放在他的心上，但提起你萧大侠，他却色厉内荏。”

金花夫人突然向后退了两步，道：“萧兄弟，那石案之下的抽斗未曾关好，也许存放有物，兄弟打开看看吧！”

萧翎望了那石案一眼，道：“此乃姐姐发现，那抽斗如有存物，也理应由姊姊取去才是。”

金花夫人笑道：“沈木风虽然对我有些头疼，但仍然控制着我的生命，随时可以要我的命，纵然那抽斗中放着禁宫十大高人联合留下的秘录手册，对姊姊也是无用！”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小弟有生之年，必将致力解脱沈木风加诸在武林人物身上的枷锁。”

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言笑行动，虽有些放浪形骸，但大义大节，却是丝毫不苟，心中对她忽生出几分的好感。

唐老太太接口说道：“萧大侠要动手，就请快些吧，这间密室来路未闭，沈木风和宇文寒涛随时可来。”

萧翎大迈一步，行近石案，拉开抽斗看去，只见一张白笺，端端正正的放在那抽斗中间。

凝目望去，只见那白笺之上写道：“禁宫的存物，已由在下取走，有劳玉趾，抱歉、抱歉。”

短短数言之外，白笺下面既未写名，也未画什么图记。

萧翎望了那白笺上的留字，不禁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

金花夫人识得汉字，伸过头望了一眼，道：“这人的话定不可信。”

萧翎缓缓放下手中白笺，道：“为什么呢？”

金花夫人道：“照那宇文寒涛和沈木风的推算，进入这禁宫的，共有十人，算上这人，咱们才见过八具尸体，还有两具尸体未曾发现……”

唐老太太也已看清楚那白笺上所书之言，接口说道：“老身之见，和金花夫人一般，这张素笺，也许是十大奇人之一，故弄的玄虚。”

萧翎摇头说道：“不会吧！这白笺和字迹，都还清新，绝不是放上几十年的东西。”

金花夫人道：“照你这么说，那是一定有人来过了？”

萧翎道：“在下的看法，确然如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我的判断不错，这白笺留在这抽斗中，不会超过三月时光。”

百里冰道：“大哥之意，是说那人离开禁宫不过三月。”

萧翎道：“不错……”目光一掠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接道：“天下武林人，都知晓有十大高人，陷在禁宫之中，但其中大部分人，只心中向往，并未有实际行动，但有些人却把他们一生的精力、青春，都耗费在寻找禁宫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这些人虽只是一小部分，但算起来，人数也要在数百之上，其中绝不乏智谋过人、武功高强之士。”

唐老太太道：“就算是他武功高强、智谋过人，但他如不通这建筑之学，那也是无法进入‘禁宫’的。”

萧翎道：“一个人，花去了十几二十年的光阴，可以练成了一身绝技，如若他化二十年的时光，难道不能研究建筑之学吗？”

唐老太太、金花夫人和百里冰，一时间都为之语塞，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良久之后，金花夫人才接口说道：“这应该让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同来尝试一下这失望的味道，唉！那沈木风为了开启这‘禁宫’的事，不知用了多少心机，亦不知花去了多少人力，但却被人捷足先登。”

唐老太太道：“如若萧大侠推论的不错，那开启禁宫之人的能耐，要在那宇文寒涛之上甚多，唉！他出入禁宫，取去了禁宫中重要存物，但却不留下一点痕迹……”

谈话之间，突闻一阵嗤嗤之声，传入耳际。

萧翎迅速的戴上人皮面具，暗中运气应变。

金花夫人传声道：“也许是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找来了。”

萧翎道：“如是沈木风找到此地，两位最好还和在下保持个陌不相识之情，此时此情，在下还不愿让沈木风和宇文寒涛，知晓我的身份。”

金花夫人、唐老太太相互望了一眼，但谁也没有开口。

萧翎心知她们两人心中互有所忌，也就不再多言。

只听那轧轧之声，响起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突然停了下来。

但那石案却缓缓移动，地下裂现出一个洞穴。

百里冰望了那洞穴一眼，低声说道：“大哥啊！以后要小心一些，这房中到处都是机关……”

语声甫落，人影忽然一闪，宇文寒涛由那洞穴中行了上来。

萧翎心中暗道：殊途同归，那石门之内的路径，竟也指向了这里……

心念转动之间，沈木风已紧随在宇文寒涛身后，登上洞穴。

两人想不到萧翎等竟会先两人来到此地，不禁一呆。

萧翎肃立不动，只是一对炯炯目光转动，不停在两人脸上流动着。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几位怎会到了此地？”